



有个朋友对我说，日子还要过



明天再 烦恼 吧



侯文咏 著



明天再 烦恼 吧

侯文咏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11—6209

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不得销售至包括港、澳等任何海外地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天再烦恼吧/侯文咏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2
ISBN 978-7-5133-1645-3

I. ①明… II. ①侯…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6671号

明天再烦恼吧

侯文咏 著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王依 烨伊师柯

责任印制 李海坡 史广宜

装帧设计 宋璐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00千字

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645-3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

楔子

一年后，当我写完这些故事时，随手拿起一本书，正好读到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与死者协商》一书中谈到她的写作观点。她引用圣经《约伯记》里面的话形容作家是：

只有我一个人脱逃，来给你报信。

埋首在家里写《危险心灵》的结尾时，是二〇〇三年的四五月间。那时我已经跟着书中那些十五岁的孩子一起活了将近一年。《危险心灵》结尾的书写是很折磨人的过程，我不但吃不好、睡不好，甚至心悸、头痛，全身腰、背到手指全都肌腱炎发作。比那更糟的恐怕是我的心情。

大约是那时候的某一天吧，我心浮气躁地走上台北街头。

我本来也许只是想散散心的，可是我却触目惊心地发现满街的人忽然都戴上了口罩。

我说“忽然”也许不精准，可是那样的心情却一点也不夸张。

那时候史无前例的 SARS 在台湾已经蔓延开一个多月了，相对于大家的焦虑，我似乎有点迟钝了。可是我的确是那之后才开始打开电视、翻开报纸，这才接上了所有纷纷攘攘的一切。

我试着打电话给医界的老朋友，探询情况严重的程度。不确定的气氛似乎感染着每一个人。那时传说台北就要封城了，有个感染科医师悲观地告诉我：

“要是病毒继续突变下去，早晚发展出潜伏期就能传染的致病力，到时候台北的路旁恐怕见得到尸体堆积的景象……”

现在看起来，事情似乎清晰了很多。可是当时的感觉却完全不同。我在小说荒谬的结尾里挣扎着，一点也没想到小说外面等着的，却是另一个更荒谬的世界。

生活还是继续着。冥冥之中，偶尔会想起，是不是我们都快死了？然而那只是灵光闪现。仍然上学的小孩，上班的太太，我也在一样的书房里，随着《危险心灵》中十五岁的小男主角

在庞大而失序的社会结构里抗争、呐喊，忍受分内的失眠、头痛，全身酸痛。

那时朋友聚会，不知怎地聊起了一个很过时的话题，没想到大家竟兴致盎然。题目是：假如明天是世界末日的話……

有个朋友毅然决然地表示：“我要去抢银行。”

“你已经那么有钱了，”我问，“抢了那么多钱，什么时候花？”

“花钱没什么了不起，我想抢钱，做些这一生从没有做过的事情。”

另一个朋友说：“我想和家人在一起，做最后的一趟旅行。”

还有人浪漫地表示：“我想去跟曾经爱过的女人——道别。”
大家吐槽他：“恐怕是——道歉才对。”

轮到我时，想不出什么来，我像是抗议什么似的说：“我还不能死。”

“为什么？”朋友问。

我忽然脱口而出：“我的故事还没有写完。”

说完朋友全笑我工作狂。我也被自己脱口而出的话吓了一跳。这算什么答案呢？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场梦，梦里是瘟疫末

世的景象，人类一个接着一个死去，生物也逐渐灭绝，一个作家在摇摇欲坠的危险里写着，口中念念有词：

“我还不能死。”

反正那是一个清醒的时候想起来就觉得很好笑的角色就对了。

后来我开始重读薄伽丘的《十日谈》。《十日谈》讲的是公元一三四八年流行在佛罗伦萨的黑死病。一群男女逃到郊外去避疫，因为太无聊了，彼此约定每天讲一个故事和大家分享。

书中写到瘟疫流行时描述着：

真的，到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舍，谁都不管谁的事；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即使难得说句话，也离得远远的。这还不算，这场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妹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伤心，最教人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

佛罗伦萨的街道上的景象更是：

每天一到天亮，只见家家户户门口都堆满了尸体。这些尸体又被放上尸架，抬了出去。要是弄不到尸架，就用木板来抬。一个尸架上常常载着两三具尸体。夫妻俩，或父子俩，或者两三个兄弟放在一个尸架上，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两个神父，拿着一个十字架走在前头，脚夫们抬着三四个尸架在后面跟。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父知道要替一个人举行葬礼，却忽然来了六七具尸体……

很特别的是，《十日谈》里面轮流讲故事的人都带着一派欢乐的气氛，故事也全都荒诞不经，有贪婪的人、假正经的人，更多是荒谬的命运、爱欲情仇的故事……或许正因为明天是无常的吧，那些在不可知阴影底下的欢娱嬉闹，深色绒布上的宝石似的，呈现出一种璀璨而无法言喻的生命质感，深深地吸引我。

现实生活里，我持续在《危险心灵》小说的结尾里挣扎着。节节上升的疑似感染、死亡数目仍占据了每天的传播媒体。有

时候，写不下去了，暂时从小说的世界走出来透透气。打开电视，又看到了丧礼，家属的哭泣、哀号，殿堂的“议员”交相指责……

和《十日谈》没什么两样的是，情况愈是吃紧，我们愈是“冒着生命危险”和朋友聚餐说笑，纵情欢乐。时间愈来愈多。有一回，杯盘狼藉，酒酣耳热之后，几个问题忽然浮上了我的脑海：

二〇〇三年，就像一三四八年的佛罗伦萨一样，我们都在台湾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们期待什么，又害怕什么？

这些心情，将来，甚至是当我们都死了之后，还有谁在乎吗？

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生活本身已经够麻烦了，更何况这些大概是任谁也无法回答的难题吧？

约莫两个礼拜之后，我终于写完《危险心灵》的结尾，把书稿交了出去。我心力交瘁，倒在床上呼呼大睡。我一共睡了一天一夜，这次一个梦也没有了。

等我醒来，有股莫名的冲动又把我拉回电脑桌前。我拉出了键盘，开始打下了最初的几个字：

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故事……

我一边写，一边想起那些对我说着故事形形色色的脸孔，以及各式各样渴望听故事的眼神。在那之前，我几乎没有想过我的下一本书会是什么。可是写着写着，我忽然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这一系列极短篇就是这样开始的。

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尽管当时我一点也不确定接下来我会听到什么，或者往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一年后，当我写完这些故事时，随手拿起一本书，正好读到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与死者协商》一书中谈到她的写作观点。她引用圣经《约伯记》里面的话形容作家是：

只有我一个人脱逃，来给你报信。

是那个时间点让我讶异得不知从何说起。一年的时间不长不短，那句话简直像是早在那里等候我似的。

目 录

Content

01 明天再烦恼吧

欧游杂记 /3

见鬼 /7

内急 /11

酒测 /13

好人难当 /17

最教人害怕的是…… /21

传染 /23

单车大对决 /27

明天再烦恼吧 /31

02 毕业典礼

你管他真的还是假的 /37

好人好事比赛 /41

天生一对 /45

这就是你 /47
离家出走 /49
毕业典礼 /53
父亲的病情 /57
邂逅 /59
谢谢你给我很大的帮助 /63
樱桃的滋味 /67

03 得到太早

台湾制造 /73
说了你也不信 /77
秀才遇到兵 /81
得到太早 /85
人文咖啡店 /89

04 逛门诊

你看谁不爽? /95
“总统”的病情 /99
死神在酒吧 /101

改运 /106
逛门诊 /110
非法正义 /111
打赌 /115
两个开业医 /119
气功大师 /123
せんせい /127
失语症 /131



我用全部的生命爱你

我用全部的生命爱你 /137
蟑螂 /141
见义勇为 /145
被拒绝 /149
火线 /151
我只要属于你 /156
估价 /160
我还能怎么办呢? /164
一个洁净明亮的地方 /168

06 母亲和钱和我

鱼 /175

宝石 /177

牛排的滋味 /181

刘董事 /185

母亲和钱和我 /190

政治献金 /194

圣何塞 /198

07 睁着眼睛说瞎话

凝视 /205

枪击要犯 /208

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等 /212

这样也好，真的 /216

睁着眼睛说瞎话 /220

找人 /222

屁股 /224

Life

明天
再烦恼吧

01



欧游杂记

朱自清曾写过脍炙人口的《欧游杂记》。不过以下这篇是一个老太太说的。

///

我记得我和我先生第一次出国就参加旅行团。有一个早上旅行团没有安排行程，我告诉我先生说好不容易到了欧洲，待在饭店太浪费了，我们一定要安排一些行程。我先生被我吵得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到饭店的前台去看看。退休前我先生在家里每天都收听英文教学广播，我以为他的程度多厉害，没想到一到前台根本一窍不通。最后我们只好随便挑选了最便宜，有巴士来饭店接送的行程。我记得前台的人一边收钱一边叽哩